

跋苏州博物馆藏梵文本《陀罗尼经咒》图

程 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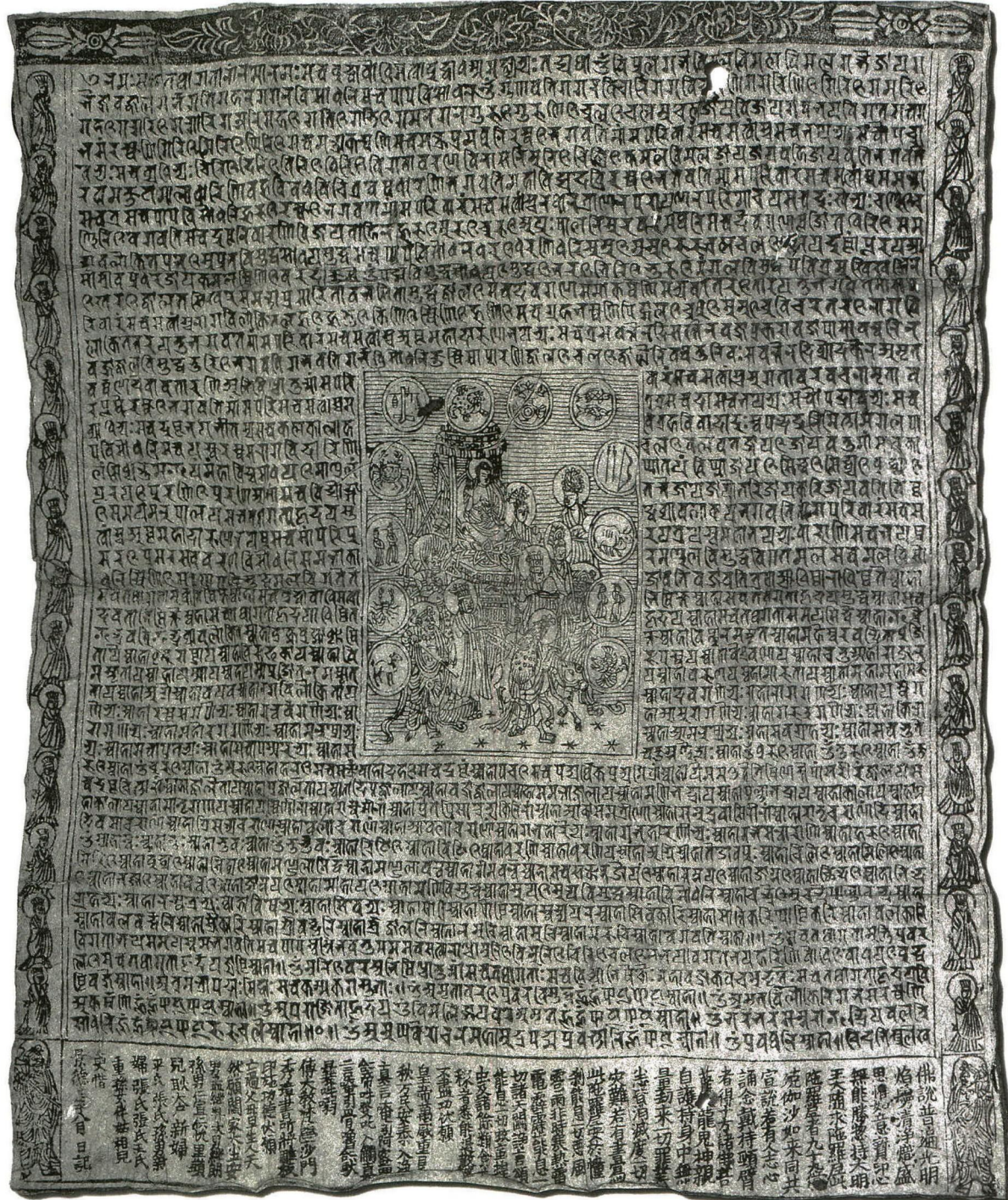
（苏州博物馆）

内容摘要：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非常流行，人们大量雕造炽盛光经咒以消灾祈福。苏州瑞光塔发现北宋景德二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是现今所见较早且完整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它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并且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物证。

关键词：炽盛光佛；陀罗尼；星图；二十八宿

苏州博物馆藏梵文本《陀罗尼经咒》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天宫，原藏于真珠舍利宝幢内（后简称苏博本）^[1]。中央画一长方形双线框栏，内绘佛教经变故事，栏内左、上、右三方，各镌墨线双圈四个，内绘黄道十二宫像，自左下起，依次为：白羊、天蝎、双子、巨蟹、天秤、狮子、宝瓶、双鱼、人马、金牛、室女、摩羯。栏框外周有横排梵文经文，计四十七行。经文左右两侧各镌线刻神像十四名，合为二十八宿。上方绘花卉图案边饰，下方为题记，云：“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此陀罗尼者九十九亿殑伽沙如来同共宣说若有人志心诵念戴持颈臂者得十方诸佛菩萨□龙鬼神亲自护持身中无量劫来一切罪业悉皆消灭度一切灾难若有书写此陀罗尼安于幢刹能息一切恶风雷雨非时寒热雷电霹雳能息一切诸天斗诤言颂能息一切蚊蚋蝗虫及诸余类食庄稼者悉能退散□不尽功伏愿皇帝万岁重目千秋万民安泰人净真言唵引阿蜜□□帝吽发叱入触真言唵引骨噜□曩吽传大教梵学沙门秀璋书所将雕板印施功德伏愿亡过父母早生人天然愿合家大小平安男孟继升次男继朗孙男仁宣仁悦里头儿耿大户新妇平氏张氏孙男新妇张氏张氏王氏重孙女伴姑相儿更惜 景德二年八月□日记”（图一）。

根据下部的汉文部分，很容易判断这个经咒就是《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这个经咒不空译的译本经名有两种，其一为《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2]，另一为其后《仪轨》所载《金刚顶瑜伽最胜秘密成佛随求即得神变加持成就陀罗尼》。不空的两个译本经名似乎差异很大，但在《仪轨》的内文中却是《佛说普遍焰满清净炽盛思惟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显然，这个经名是采取的不空的译本，另一个译本是宝思惟译出的，据云在不空译本出现后就不再流行了。这个经咒采取的是梵文，因为密宗最讲究的就是咒语的发音，所以唐玄奘法师明言五种不翻，陀罗尼即其一，秘密故不翻。关于唐宋梵文陀罗尼经咒的字体，过去冯汉骥先生曾认为成都龙池坊印本的字体就是天城体（Deva-Nagari）梵文，但是最近郭晓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龙池坊印本应该是6



图一 苏博本梵文陀罗尼经咒图

世纪兴起的悉昙体 (Siddhamatrika)。他指出天城体是11世纪才兴起的,天城体是印度文字中婆罗米 (Brahmi) 字母系统中的文字,天城体文字书写的形式是横平竖直、棱角分明,其字母的形状特征以“T”形为骨架,字母的上方均有一横杠顶线,行文过程中顶线相连,因而天城体的文字均为横写的。悉昙体字母的外部特征在最初的时候由单纯的线、点构成,而后在笈多王朝的时候,字母整体呈现曲线,形成优美的字体^[3]。将苏博本和龙池坊印本、西安沔西陀罗尼经咒以及目前能够确认的悉昙体文字,收藏于日本法隆寺的贝叶写本《般若心经》《佛顶尊胜陀罗尼》仔细比对,

确实有明显的“T”形骨架，所以苏博本无疑就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梵文天城体。根据下部汉文部分末尾的“景德二年八月”的纪年可以得知，这个印版雕于1003年，亦即11世纪初。这个经版的书写人为“传大教梵学沙门秀璋”。梵学沙门应该是专门研究梵文佛经的僧侣。据季羨林先生研究，中国人学习梵文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唐玄奘当时是跟外国人学习梵文的，到了义净时代，条件才好起来。很快中国成为除印度之外，研习梵文最重要的国家。根据“大教梵学沙门”的称谓来看，这时候中国佛教界和印度的联系非常密切，就连密宗经咒这一类对音义特别关注的文本的字体变化都是同步的，这不得不令人叹服。

关于密宗佛经和图像的关系，惠果直接指出“真言密藏经疏密隐，不假图画不能相传”，日本高僧空海也指出“法本无言，非言不显。真如绝色，待色乃悟。虽迷月指，提撕无极。不贵惊目之奇观，诚乃镇国利人之宝也。加以密藏深玄，翰墨难载，更假图画开示不悟。种种威仪种种印契，出自大悲一睹成佛。经疏秘略载之图像，密藏之要实系乎兹，传法受法弃此而谁矣”^[4]？所以目前发现的陀罗尼经咒大多都是图文并茂式的。经咒的中心是以佛祖为中心的炽盛光佛变相。炽盛光佛是释迦佛之教令轮身，由于毛孔流出炽盛光焰，故有此称。炽盛光力可教令折服日、月、星宿等诸天神祇，是天变地异之际的修法本尊。盛唐以来，密宗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对炽盛光佛及诸耀星宿的崇拜盛行起来。特别是“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和精通天文历算的密宗僧人一行等人的译经活动，推动了炽盛光佛信仰的传播。

因为炽盛光佛具有教令星宿的功能，所以在变相中他总是由五星（五曜或七曜、九曜、十一曜）、十二宫、二十八宿陪伴，作乘车巡行、结坛静坐或日月伴一佛的结构^[5]。苏博梵文本经咒即作最为常见乘车巡行式结构。巡行式炽盛光佛变相通常由坐在牛车上的主尊和周围的星宿组成。

《炽盛光佛顶仪轨》规定了炽盛光佛图构图规则：“当佛前面向佛，右边逐日顺转，安师子宫次女宫次秤宫次蝎宫次弓宫次摩竭宫，此六宫在佛右边。又从佛后顺转却向佛前，安宝瓶宫次鱼宫次羊宫次牛宫次男女宫次蟹宫，此六宫在佛左边与师子宫相接。当佛背后安虚宿，当佛前安七星宿，于此十二宫外安置二十八宿，各以本宫次第安置。”^[6]根据目前的图像和文本记载，炽盛光佛的随从中，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等成员的数目固定，列曜则主要存在五、九、十一曜三种。虽然不空开元译本里已有了九曜之说，但目前所知最早的有纪年的作品晚唐乾宁四年（897年）的S.3326《炽盛光佛并五星神绢画》图像中却仍是五星，但其形象的塑造与佛经基本吻合（图二）。

据廖旻女士的研究，另一幅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于法国的《炽盛光图》则已经有了罗睺和计都，即已呈七曜的格局，很快五代时期就已



图二 唐乾宁五年炽盛光佛图

是九曜为主了^[7]。苏博本主尊周围即为九曜。九曜也称九执,大日经疏云,执有九种,即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及与罗睺计都合为九曜。日月及五星是大家习见的天体,但是罗睺和计都却是很陌生的字眼。根据约8世纪晚期译出的《七曜禳灾诀》中的有关记载,可考定罗睺、计都所具有的确天文含义:罗睺遏罗师者,一名黄幡,一名蚀神头,一名太阳首。常隐行不见,逢日月则蚀,朔望逢之必蚀,与日月相对亦蚀。对人本宫则有灾祸,或隐覆不通为厄最重。常逆行于天,行无徐疾。计都遏罗师,一名豹尾,一名蚀神尾,一名月勃力,一名太阴首。常隐行不见,到人本宫则有灾祸,或隐覆不通为厄最重。常顺行于天,行无徐疾。这些天体的形象在中国的史书、佛经里均有描



图三 苏博本经咒中心右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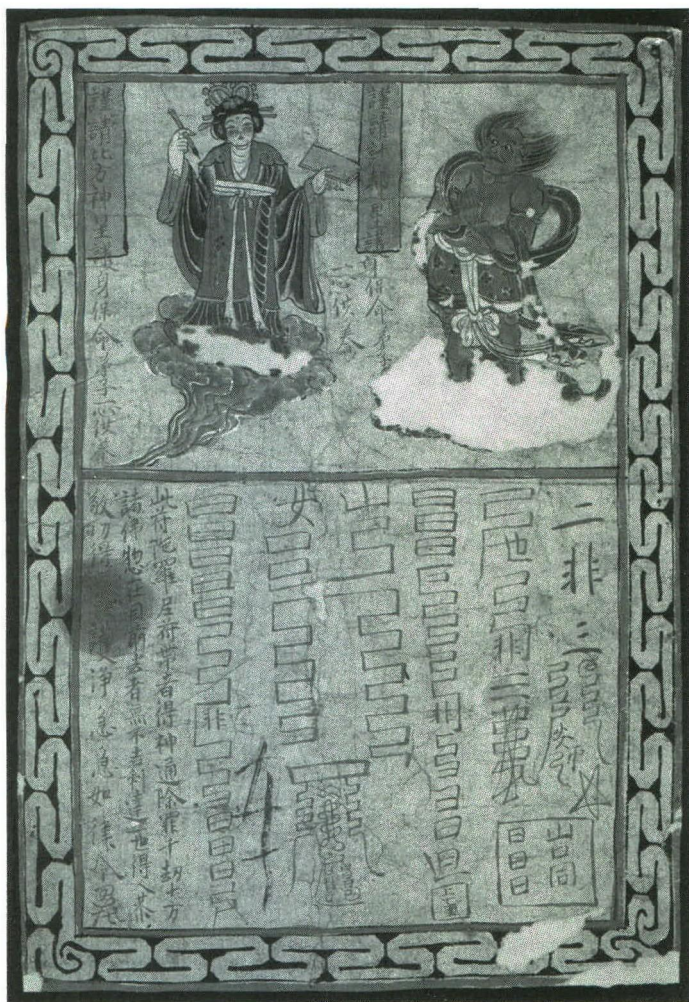
图四 苏博本经咒中心右上局部



图五 苏博本经咒中心左下局部

绘,可以参见前引廖咏论文文末的附表。古代把星曜分为实星和虚星两大类,实星是指具有实体的日月和金木水火土,虚星是指罗睺和计都等实际不存在的星曜。关于罗睺和计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认为是白道和黄道的降交点和升交点。日人矢野道雄最早正确地论断《七曜禳灾诀》中的罗睺为黄、白道两交点中之升交点。此后,钮卫星通过对罗睺、计都历表的分析,并结合现代月球运动理论推算,得出相似的结论,考定罗睺、计都二隐曜的天文学本义为罗睺为白道升交点,计都为白道远地点^[8]。

根据经咒星曜图像的观察,大抵是起初形象比较清晰,多由头部所加的动物形象,如金星加鸡冠,水星加猴冠,土星加牛冠等来区分,越晚图像就越难区分^[9]。苏博本九曜可分为前下和后下两组,前下方共六身,后下方三身。前下方六身形象比较明显的是靠近摩羯的背对观者的那一身,头部的鸡冠非常明显,应为金星。太白金星的形象变化很多,但是在隋唐时期就已定型,具体表现为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着袍服,身上都有鸡或凤的元素,多手抱琵琶。这个形象在敦煌绢画上很清楚,正是一白衣女子,头戴鸟形冠,手持琵琶;另一位是双子座旁的那一位,呈怪兽形,持剑,可能是土星,因为土星“状如婆罗门,牛首手持锡杖”;人马座(弓箭)旁边的戴着花冠的女性,当为月神。因为月为女主,此身适合唯一女性形象,且冠饰华丽;如此,则位于下方的戴花冠的男性则为日神;位于月神和佛祖之间的女性形象,则为水星;手中捧一桃形物者,戴有华丽的冠饰,可能就是木星,其形象符合“形如卿相,手执花果(蟠桃)”(图三—图五)。



1



2

图六 罗睺计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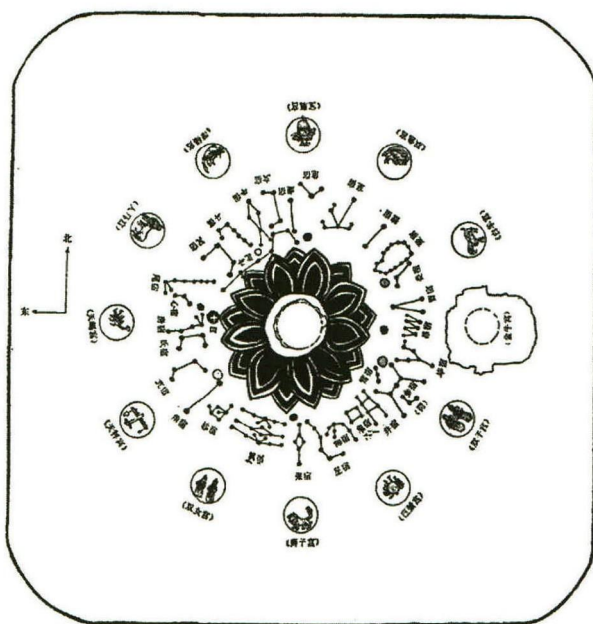
1. 大英博物馆CH.LVI0033 《计都水星图》 2. S.5666 《罗睺星神像》

左侧三位其中一位已比定为日神，其余两位，罗欣等学者已经将其比定为罗睺和计都。我认为上部头发呈直立状的怪兽，即为计都，因为计都和彗星有关，这种直立的毛发或即彗星的形状。这种发型在大英博物馆藏五代CH.LVI0033《计都水星图》上也有发现，头发确是专门刻画为向上飘拂状（图六，1）；左下角持剑，头部有蛇伸出的是罗睺。罗睺形象也在敦煌文书里幸存下来。S.5666《罗睺星神像》（图六，2），分上下两栏，上栏绘一神煞，面目狰狞的神人即是罗睺。此外在S.4279，S.3995以及山西应县佛宫寺、宁夏贺兰宏佛塔、宁夏黑水城等地都有图像发现^[10]。

九曜之外即是十二星座，也就是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依次为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黄道是指地球上的人观察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间所走的视路径。黄道两侧各八度以内的部分称为黄道带，共宽十六度。古巴比伦人将黄道带均分为十二部分，称为黄道十二宫（zodiac）。十二宫从白羊宫（当时春分点所在）开始，太阳每月在天上向东移一宫，每宫30度，一年12个月恰好合周天360度。黄道十二宫和占星术后来传到希腊，由希腊传入印度、中亚。一般认为，6世纪左右黄道十二宫和这套占星术又随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十二宫已零星传入中国，并在文物上有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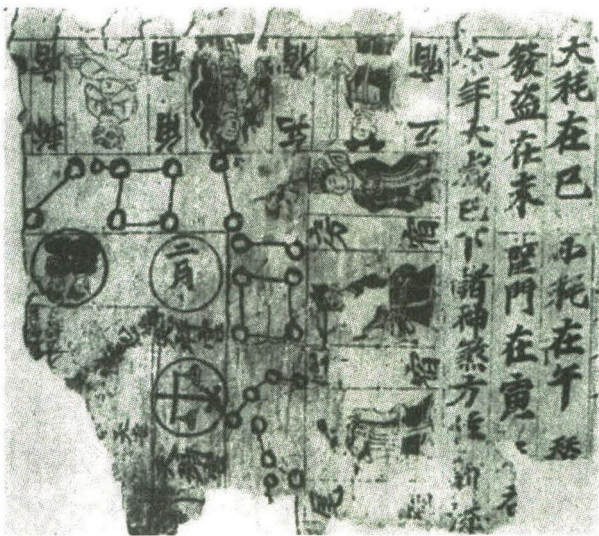
图七 日藏开宝五年星图



图八 宣化辽墓星象图

现^[11]，初唐已有印有黄道十二宫的陀罗尼经咒。苏博本经咒的图案，从左下角逆时针依次是：白羊、摩羯、处女、金牛、人马、双鱼、宝瓶、狮子、天秤、巨蟹、双子、天蝎。这一顺序和现行的十二星座差别很大。距离此图时代较近的开宝五年《炽盛光佛图》（图七）的顺序为从右边开始依次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蝎宫、天秤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这个顺序和现在流行的排列顺序大致相同，唯将天蝎、天秤二宫位置弄颠倒了，天秤宫本来当在天蝎宫之前^[12]。著名的宣化辽墓星象图（图八），夏鼐先生做了深入的研究，其顺序则和现在通行的顺序完全相同^[13]。十二宫的图像大体相同，但是人马座的图像略有不同，有时候是以弓和箭代表，有时候是以骑马射箭的射手代表，但是宣化辽墓却画为一人头马身形的怪兽，这和希腊人马座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推测，这个图像顺序是雕版人所据原本的错误，或者是雕版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并不是专门设计的结果。因为较前的和较后的同类图像都有比较正确的顺序。但是根据开宝星图的偶尔错误来看，在唐宋之际，人们对黄道十二宫的认识还是相当的陌生，以致它的顺序时有错乱。

在梵文经咒的外圈左右两侧竖排两列神像，神像均作中土宽衣阿冠状，头后有一圆环，代表背光之类，形象几乎完全雷同。每列14位，合计28位，代表28星宿。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争议非常大，但学界均承认中国是二十八宿的最后完成地，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完整的表述，并得到广泛的使用。我国的二十八宿是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位于当时（即创立二十八宿时候）赤道附近的星座作为标志，并且用这些星座中一个星作为距星，以便度量距离。二十八宿分属四方，



图九 吐鲁番初唐星图

它们的名称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宿”本来是过宿的旅舍的意思。最初，二十八宿是用以标志月亮在一个恒星月中的运动位置。二十八宿实际就是人们观测月亮经行一周天的近似周期。后来又加入北斗星的参考作用，以斗柄所指的星体进一步确定节气。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土的漆箱盖上已列有完备的二十八宿宿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已有关于二十八宿占卜的记载。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里就绘有二十八宿星图，并且每一宿都有相应的人物或故事来代表，如箕宿为一盘坐侧望的男性，牛宿为一牛，女宿为一盘坐女性，毕宿为一男子捕兔等等^[14]。此后较为清楚的就数吐鲁番出土那件唐代星图写本了，在每一宿旁边都有一幅画像。夏鼐先生在研究宣化辽墓星图时认为中国的二十八宿，有下面几点要说明一下：①它是以赤道为准，不是以黄道为准。②它虽以赤道为准，但并不是每宿都是适当赤道的；它们的距星，似乎也都不适当赤道，不过大多数在赤道邻近，或者说在一条类似黄道带（黄道带包括黄道两边各8度）的而以赤道为准的宽带上。③各宿都由距星起算度数，而各宿的广度不同。④二十八宿并不是恒星中最明亮的，并且也不是赤道附近最明亮的星宿。⑤二十八宿当初是作为月宿，各宿为月离所系（“月离”即“月躔”，指月亮在恒星间所经行的位置，即运行的宿度）。⑥二十八宿和占星术。夏先生对二十八宿的起源，研究现状等等都作了很重要的整合^[15]，是利用考古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开启者，随后郑绍宗先生也利用宣化辽墓新发现资料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挖掘^[16]。二十八宿的表现手法，有仅仅星图表现的，也有以人物等配合星图表现的。著名的宣化辽墓星象图就是仅仅只有星象，而吐鲁番初唐星图（图九）和北宋开宝五年星图则是星图和人物配合式的。苏博本则是极为简单的人物单列，并且形象简化、几乎相同。这表明这一图式已经有了一定的传播与认同基础，即使不在细节方面进行刻画，人们也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根据科技史家的研究，二十八宿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成型，黄道十二宫最初起源于古巴比伦，公元前2世纪后由希腊定型并传入印度。佛教是公元前后，也就是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这时候中印的文化才进入深层次的交流。这两个系统是东西两种不同的划分天球以观测日月星辰运行

的体系。随着佛教传入,东西两种不同的星宫体系发生了接触。最早将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画在一起的是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历日残件,学术界一般认为是8世纪的写本,仅存二十八宿的轸、角、亢、氐、房、心、尾七宿名称及星图,黄道十二宫存双女宫、天秤宫图案及天蝎宫名称。此后便是开宝五年星图和宣化辽墓星图。那么我们根据佛经内容中已有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相配的记载来判断,即可明了此二者的配合应是在印度完成的,亦即二十八宿早在隋代以前已经传入印度,并被印度天文学和佛教徒所接受。至于什么时候二十八宿传入印度,通过什么路径传入,并被接受,这是个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确如夏鼐先生所言“殊难确定”。

与此问题相关的还有我国习见的十二时、十二辰及十二生肖的问题。在宣化辽墓星图里也有十二宫二十八宿和十二生肖相配合的图式。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十二生肖是记人的生年属相的,亦称十二属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或纪时辰时,则称十二兽历。十二生肖(兽历)广泛流行于亚洲诸民族及东欧和北非的某些国家之中,几乎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俗现象。其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①外来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认为起源于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②本地说,以吴裕成先生为代表,认为源于中国本土文化;③两者结合说,以李树辉先生为代表,认为源于古巴比伦十二兽历,其后由印度与中国本土改造形成。

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是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出土一批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竹简,其中《日书》载有十二生肖的名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发现的简牍《日书》中亦有十二生肖的记载。这就使人更加相信十二生肖可能是中国的发明,而后传入东亚东北亚各地^[17]。十二生肖表示生岁与中国古代历法有直接关系。中国历史上最初用帝王即位的年次纪年,战国中期改用岁星纪年法,东汉建武三十年又改用干支纪年法,一直沿用至今。岁星纪年是战国占星家把岁星(木星)一周天视运动等分为十二个星次(古称十二次),以岁星逐年所在的方位名称作为岁名,用来纪年的方法。岁星纪年很早就有,但岁星纪年在战国中期才正式在各国开始实施。岁星纪年是沿周天赤道,自北向西、向南、向东依次右旋,将周天划分十二个星次。但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于古已有之的地平坐标十二支,其方向与顺序正好与十二次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当时似曾使人感不便。于是,占星家便设计了一个假岁星,称为太岁。让它与真太岁“背道而驰”,以便和十二次方向的顺序保持一致,并用来纪年,这就是所谓太岁纪年。然而,木星绕天一周的运动实际不是十二年,而是11.86年。所以后来的干支纪年只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太岁岁星所在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十二支是对周天的分割,而一周天又分为二十八宿,所以十二支或十二次又可以和二十八宿配合。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十八宿并不是等距分布,所以十二支和二十八宿的配合也决非均衡分配。当然,天文学家钱宝琮先生认为,十二支十二次可能和二十八宿的四象有关系,每象四次,适为十二次。他还做了一张十二次二十八宿十二时的对应表,可以参看^[18]。



图一〇 苏博本经咒右下角局部

因为十二支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因此吴宇虹认为殷商人由观测木星轨道而独立发明了十二辰划分周

天法、二十八宿标志黄道法和十干十二支配合六十计日法是完全可能的且非常合理的^[19]。文献中将十二支和十二兽配合的记载最早要数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但是,出土文物表明,这一套十二支配十二兽的系统,可能起源于先秦,至少在秦代已经很完备了。最近李菁叶对睡虎地秦简和放马滩《日书》中的十二生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出现的配有干支的十二兽应是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十二兽的选取有自身的特点,可分为有利于先民生产生活的“六畜”和不利于先民生产生活,或是暗示灾害的野兽。其形成与发展与古代劳动人民生活及社会思想发展息息相关^[20]。

据夏鼐先生的研究,产生于中国的二十八宿、十二次的作用和黄道十二宫的作用比较接近重复,所以它们如何结合并传入中国的历史也不太明白。但根据佛经的记载,黄道十二宫最迟在隋代已有系统的记载,且其图像也随之传入中国。二十八宿传入印度和黄道十二宫相结合后又传入中国,因此,与二十八宿关系密切的十二生肖也就随之与其结合,并根据需要和喜好进行繁简不同的组合。

此图尚需注意的是最底端两角的两个人物,一般都认为是神将或武士之类的护法神,但是经过放大图版观察之后,我们发现,其头部的角形物和经咒中心的罗睺、计都头部的形象比较接近,且所着衣物亦非神将常见的甲冑,而是袒胸的袈裟之类的衣物(图一〇)。如此一来,这一图像就不可能是护法神,而是另有所指。这两人物我认为即是十一曜之四余中剩余二曜“紫炁、月孛”。廖旻在整理四余星曜的图像志时指出月孛往往呈手握宝剑利器的形象,而头部有蛇是罗睺、计都等外道形象的代表性图式,如此将此二人物定为四余之“紫炁、月孛”是可信的。紫炁、月孛分别代表月球在白道的近地点和远地点。因为五代宋初,也就是唐宋之际,正是九曜向十一曜转化的时期^[21],人们的对“月孛、紫炁”尚处于理解接受的过程,因为此二余在图像中处于不稳静的状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个雕版所据的底板实际上并无十一曜的观念,但是在刊刻时十一曜已有一定的流行基础,所以雕版的设计者就在板片的外围添加了两个外道人物来表示“月孛、紫炁”以足十一曜之数。

总而言之,苏博本经咒图是目前较早的九曜十二宫二十八宿配合的经咒,比较早的日本上之坊藏开宝五年陀罗尼经咒要更加抽象化、形式化,其准确度和科学性均不如前者,且十二宫的排列也错误甚多。其制作者可能并不理解十一曜和十二宫的具体含义和作用,因此在设计雕版时,只是凑足数量而不管其具体的排列与组合。当然,经咒是宗教用品,它并不是严格的诸如历书星图之类的科学著作,其准确度和科学性也并不是其关注点。也因此,这经咒只可作为佛教史资料来研究,对天文学史的意义就远不如开宝五年星图及宣化辽墓星图那么重要。

注 释

- [1] 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市瑞光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文物出版社,2011年。
- [2] (唐)不空:《普遍光明清静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 No.1153,第616—626页。
- [3] 郭晓涛:《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考古二题》,《四川文物》2014年第5期。
- [4] [日]空海:《御请来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 No. 2161,第1065页。

- [5]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9页。
- [6] 失译者:《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 No. 0964, 第338页。
- [7] 廖昉:《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3期。
- [8] 钮卫星:《唐宋之际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 [9] 廖昉:《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 [10] 余欣:《敦煌文献与图像中的罗睺、计都释证》,《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 [11] 韦兵:《黄道十二宫与占命术:文人和他们的摩羯宫》,《文史知识》2015年第3期。
- [12] 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13]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星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雒启坤:《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葬壁画二十八宿星图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 [15]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星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 [16] 郑绍宗:《宣化辽壁画墓彩绘星图之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 [17] 林梅村:《漫话十二生肖》,《瞭望》1990年第34—35期。
-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318—319页。
- [19] 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 [20] 李菁叶:《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十二兽探析》,《南都学刊》2011年第5期。
- [21] 钮卫星:《唐宋之际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A Study on the Sanskrit of Prajvalonisa Vjrabhairava Padvinasa-sri-dharani Collected in Suzhou Museum

Cheng yi

(Suzhou Museum)

Abstrac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aith of Vajrayana Prajvalonisa Dharani was very popular and people sculptured a large number of Prajvalonisa sutra mantras with the wish of getting rid of calamities and bringing blessings. *Prajvalonisa Vjrabhairava Padvinasa-sri-dharani* engrav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ngde of the North Song found in Ruiguang Tower, Suzhou, was the relatively early and complete star map combined with the zodiac and the lunar mansions. It is important physical ev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asterism systems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sinicization.

Keywords: Prajvalonisa, Vjrabhairava Padvinasa-sri-dharani, Star-map, Lunar Mansions